

# 農曆 陽曆 星期

「今天是哪一天？」「星期六。」  
「日期呢？」  
「初八。」

## 柳絮紛飛 小冰

「我指的是陽曆日期。」前兩個問題，他回答得如行云流水，都沒有思考，卻在問及陽曆日期時稍有停頓。他屈指算算，臘月三十是除夕，是九號，星期五。農曆、陽曆、星期，三個時間概念互換，確定當天是農曆初八，陽曆十七號，周六。

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改用農曆算日子了？從吃臘八粥那一天，那之前用的是陽曆；又要從哪一天開始，才從農曆用回陽曆呢？過了元宵節，正月十五吃過湯圓。每到春節期間，我們算日期就不經意地換頻道，從陽曆到農曆。

陽曆也叫公曆，公曆年從耶穌誕生元年算起，今年是公元二〇二四年，即耶穌誕生已有二千零二十四年。陽曆以地球圍繞太陽一圈為一年，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，平年取整數三百六十五天，不計尾數；一年十二個月，大月三十一天，小月三十天，二月二十八天。到第四年把尾數累積為一天，二月二十九天，例如今年。

農曆也叫陰曆，陰曆以月亮圓缺一輪為一個月，歷時二十九日十二小時四十四分二點八秒。月亮圓缺十二輪為一年，即十二個月，歷時三百五十四日八小時四十八分三十三點六秒。方便起見，大月三十天，小月二十九天。農曆十二月稱

臘月，臘月是新舊交接的月份，天寒地凍，有臘七臘八凍死寒鴉之說；年份交替，賀歲添福，年復一年，百節之首。大年過了，初一即歲之首、月之首、日之元，從此天下回春，萬象更新。

我是這樣算日子的，平時以周日為準。例如這個月的第一個周日是四號，於是就記住十一號、十八號、二十五號是周日，以此對號入座日期和星期。只是一到過年就加一個概念——農曆。

中國很大，除了全國範圍的陽曆和農曆之說，一些少數民族還有自己的曆法，並且在不同的時間過民族年，藏族民眾要過藏曆年，彝族民眾要過彝族年，傣族民眾有傣曆新年。

世界各地對時間的表達也不盡相同。單單說英語地區，英式英語以日、月、年為順序，例如今天是21/2/2024。美式英語以月、日、年為先後順序，今天是2/21/2024。國際時間的統算法，只需記住通用詞「格林威治時間」即可。以英國格林威治天文台為零點，以東為東經，以西為西經，再根據不同的時區，就算出了各地的標準時間；還有經度和緯度，上中學一年級就學了，經度決定東西方向和時差，緯度決定南北方向和冷暖。

讓舊的去，讓新的來；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。今年請走玉兔，迎來祥龍，原本年三十還應該是兔年，要到次日的大初一才是龍年。我家左鄰右舍，龍的生肖年畫提前幾天就貼上。

# 文藝家的夢

## 自由談 陸海

說到夢，夢的經驗是文學意象的重要來源，不同時代的作家都會從這一超越意識的體驗中汲取寫作的靈魂。正如法國哲學家薩特所說：「一切夢境都以故事的方式向我們展現。」夢可以將你從現實生活抽離出來，進入另一個境界。我最近閱讀了不少有關夢的文學作品，頗有感觸，原來文藝家各有不同的夢。

《夢李白二首》是唐代詩人杜甫創作的一組記夢詩。這兩首詩是杜甫聽到李白流放夜郎後，積思成夢而作。第一首寫初次夢見李白時的思念之情，表達對老朋友命運的關切及夢中所見的李白形象，「故人入我夢，明我長相憶」，「魂來楓林青，魂返關塞黑」。第二首寫對老朋友的懷念以及經常入夢，以及對李白的推崇及其際遇的惋惜：「三夜頻夢君，情親見君意」，「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後事」。

中國有兩部古典名著，都和夢

有關。一部是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，一部是湯顯祖的《牡丹亭》。《紅樓夢》描繪人生百態，展現人性美和悲劇美，深刻揭示封建社會種種腐朽現象。它強調人應該有個性，不應屈從傳統的、不合時宜的觀念。曹雪芹在極端貧困的條件下嘔心瀝血，寫成《紅樓夢》，真是「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」。據脂硯齋等批語顯示《紅樓夢》應該是全部完成，但只是後半部大約三十回「被借閱者迷失」。湯顯祖的《牡丹亭》，描寫大家閨秀杜麗娘和書生柳夢梅由夢結緣，開展生死之戀的傳奇故事。一九五六年，在粵劇名伶白雪仙的邀請下，唐滌生根據《牡丹亭》撰寫出劇本《牡丹亭驚夢》。讀金聖華的《樹有千千花》，得知白先勇童年時看過《牡丹亭》，深受感動，成長後創作短篇小說《遊園驚夢》，後來更製作舞台劇《遊園驚夢》，傳揚國寶昆曲。

而我則有另一個夢想，就是已遺失的曹雪芹原著《紅樓夢》最後三十回有朝一日被尋回。如此，對紅學家及《紅樓夢》愛好者來說，肯定是一大福音。

# 街市與城市

## 如是我見 蘇昕仁

如今的中環街市已然成為香港的觀光景點了。除了作為經過保育活化的三級歷史建築，中環街市還匯聚本地文創品牌、環保與地方特色百貨、藝術與時尚小舖、美食與飲品等等，吸引了大量文藝青年和外地遊客，在一個至今一百八十多年歷史的老街市裏，再度迸發新鮮活躍的青春氣息。可除了一一了解品牌、閒暇時候逛一逛各具特色的店舖，中環街市還有什麼值得了解的歷史、或應該分享給觀光客的內涵嗎？說到這裏，很多人首先想起的是何藩。

何藩（一九三一—二〇一六）是著名攝影師，十八歲從上海移居香港，便開始在大街小巷遊蕩、攝影，通過參與許多國際性獎項而成名。他因為多數拍攝街頭，又常常在某個地點反覆觀察，守候一個精準的時機才按下快門，從拍攝風格上說，融合布列松所論述的決定性瞬間，何藩認為文字藝術表現記憶，而影像特別是攝影，體現的就是時機，所以他也曾譽為「東方布列松」。其捕捉光影的手法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也令他成為前衛攝影家。而香港的市井生活和普通百姓是何藩攝影的重要題材，出版過專門的影集如《香港追憶》等，當中也拍攝過中環街市，如《香港·往日情懷》所收錄的《迷濛世界》（一九五九），相片中標誌性的樓梯設計今天依然保留在活化後的街

市內，形形色色的市民往來，光從頂上的天井投下來，恰好照亮了每個人物的輪廓，雖然相片中的元素並不多，但那裏的生活氣息和市井平民的生命力被呈現得恰到好處，沒有過分的光環。

除了何藩，中環街市自身就有悠久的歷史，徐頌雯的《香港街市》一書對此着墨不少，也收集了相當一部分資料和相片。而在紛雜的歷史裏，中環街市值得我們去了解的，首先是其建築的變遷，因為當中不僅有時代生活的變化，更涉及到了城市生活相關制度的探索與完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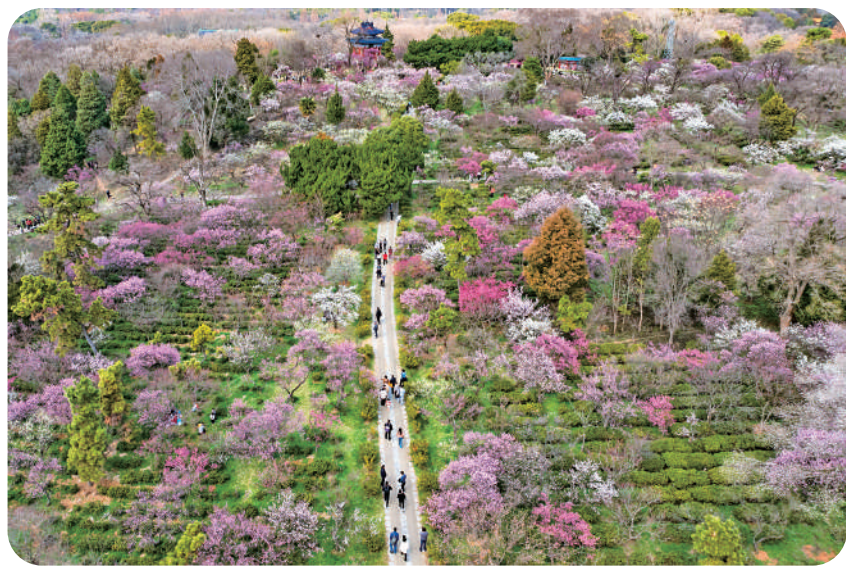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代的中環街市於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六日開幕，當時政府為了在華人聚居地集中小販、疏解交通而興建的，是香港第一所公眾街市。街市靠幾棟樓來運營，大片空地則是留待未來開發。可許多樓出於當時的經濟條件只不過是棚架，很容易受火災或惡劣天氣影響，室內環境也不佳。因此當時政府規定市場的承包商必須負擔街市的維修、改建工作，包括改瓦頂、修溝渠、鋪新路等。不過中環街市還是飽受詬病，譬如固定商販多，農民自由買賣較少，石枱石柱阻礙清潔等，加之治安不良，商販留宿，都導致街市的衛生條件並不好。一八五八年，經政府收回自行運營、並正式刊憲為法定公眾街市，第二代中環街市原址重建完成，不過，重建後依然是建築低矮、通道狹窄，不利於衛生的改善。

及至一八九五年，第三代的中環街市再度重建而成，政府對此花費了許多心力財力。街市兩側的私人土地被買下來，開闢出現今的租



中環街市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

# 姹紫嫣紅



市井萬象

隨着氣溫上升，南京梅花山種植的「南京早紅」「單瓣早白」「淡妝宮粉」「江南宮粉」等早花品種全面綻放，姹紫嫣紅引人入勝。

中新社

# 維港煙花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春節期間，人們嶺南看花、東北玩雪、南海衝浪……親友們的祝福紛紛而至，當中許多來自香港的朋友同事。有親友專程到香港過年，老同事在朋友圈發禮

花晚會的照片，一時勾起諸多有關維港的絢麗記憶。香港逢年過節氣氛甚濃。街頭、商場、寫字樓的應景裝飾早早擺掛。中環大樓的Season's Greetings霓虹年復一年，但年年看不厭；維園的工展會、春節年宵花市也是歷史悠久的例牌活動，已成城中盛事；還有年初二的車公廟求籤、維港煙花匯演，年初三的開年賽馬，元宵節的大天燈會和舞獅……各項活動貫穿整個春節，令人意猶未盡。至於吃食，更是年節必不可少的美物。盆菜是年夜飯家家主打，鹹味的蘿蔔糕、甜味的紅棗糕，年年有年年高。

與年節相伴的，是幾場煙花匯演。每年煙花會的時間大致固定，從年初數起：大年初二、「七一」回歸日、國慶日、元旦新年跨年。由政府统一安排，商家贊助，燃放地點在維港海面。煙花安放在躉船上，一到時辰，海上萬花齊放，夜空璀璨。維港兩岸人潮湧動，萬人空巷。大年初二的春節煙花匯演是過年重頭戲。是日，三艘躉船安放上萬枚禮花彈，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到維港岸邊，共賞華彩時刻。一時天上煙花、人間鮮花、山間繁花，好不熱鬧。觀賞煙花的最佳處，在維港南岸是會展中心及周邊；在維港北岸是尖沙咀的鐘樓及周邊。這幾個日子海港兩岸的餐館酒樓，大廳包廂早已被人們預訂一空。特別是年初二，舉家歡聚吃團年飯的同時，賞賞煙花，又紅火又熱鬧，全家老少都開心。林大哥年年包下其中的餐廳，邀眾親友老少百十號人共度佳節賞煙花。年年一聚，眼見着小孩子們一年一年長大，成為港漂的溫暖記憶。

元旦跨年、「七一」回歸日、國慶日的煙花也令人難忘。剛到港那新年前夜，同事單身漢小聚。近午夜，遠處

傳來隆隆爆竹聲，我剛來有新鮮勁，招呼大家上樓頂賞煙花，他們年年見，有點審美疲勞了，我拉着他們「童心不能丟啊！」大家陪我到頂樓，遠遠看見禮花從海上升起，在樓宇間綻放。元旦的煙花規模不是很大，加上時值冬天，略有寒意。此時的煙花讓人常感時光如梭。

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時，在會展參加典禮、賞煙花，忙到深夜。雖然第二天便發起燒來，但所有美好記憶印象至深。

人們在煙花中迎來新年伊始，迎來新春送福，在煙花中歡慶，在煙花中歡聚。也曾經歷二〇一四年國慶、二〇一九年、三年疫情期間煙花被迫取消……煙花點點朵朵，充滿故事。

今年的農曆新年煙花匯演是疫情期間睽違四年後，再次綻放維港夜空。報章報道是日「天朗氣清，能見度高，煙花顯得特別璀璨，映照維港海面一片金黃色。」歷時二十三分鐘左右。今年煙花匯演主題為「龍年百業旺，盛世中華強」。三艘躉船彈射了二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枚煙花彈，共分八幕，最後一幕密集發放，數枚禮花在夜空盛開，照亮兩岸，也照亮了人們歡樂的臉龐，現場一片歡呼，非常震撼。

照例，大年初二也是車公廟求籤日。大批市民見證鄉議局主席為香港求籤，隨後有人解讀籤文。



▲大年初二維港的煙花。

作者供圖

疫情幾年，關山阻隔，家人難聚。大哥家的麵麵、Connie家的潮州菜、志明店裏的小火鍋、阿棟office的盆菜、東哥的日料、Chloe家賞畫、Billy家K歌……時至今日，仍感念在心。

那時過年也常到雄哥家聚會。雄哥夫婦熱情好客，客人出出進進大約三四十人。因為人多，他家的飯就成了流水席，三三兩兩散布客廳、庭院。過年時分，雄哥家最亮的地方是庭院，擺滿了鮮花，蝴蝶蘭、水仙、蠟梅、杜鵑……花團錦簇，滿庭芳香。庭院外有一片小菜園。我臨離港前，也是過年。雄哥到菜園親手剪了空心菜，親手洗菜下鍋爆炒，親手端上桌。之後大家一起K歌。雄哥年逾九旬的老母親坐在輪椅上拉着我的手，聽我唱歌，不肯上樓休息。今年年初二，雄哥夫婦隔着熒幕視頻拜年，他家的庭院果然又是滿園繽紛，往日時光歷歷在目。我問起雄哥老母親，已經往生了。整整一百歲。

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千百年來，古花今花，古人今人，往事皆美。

節後上班第一天，收到小樂妹妹寄自香港的新春賀卡，格外歡喜。小樂說，寫賀卡的時候，回憶我們相識的點點滴滴，真的是倍感溫暖。這些來自香港絲絲縷縷的牽掛和情誼，使得這座都市一直嵌入心裏，不曾遠離，也不會遠離。